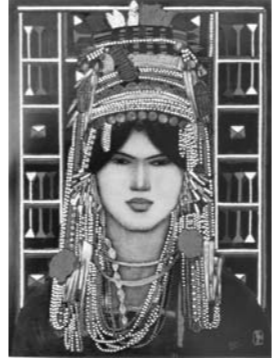


大众周末

■ 相关阅读



漆画作品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。



漆画作品：梳妆的傣族姑娘（左）与藏族少女（右）。



漆画作品：甘孜寺印象。

■ 周末人物 我们都是追梦人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

他说，“我既是山东人，又是河北人。”他让漆画成为独立画种，发明了用蛋壳在黑漆上“造”房子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他赴苏联主办了中国现代漆画展，苏联雕塑家米哈廖夫特意为他塑了半身石膏像，并镌刻着：“中国漆画之父”

乔十光：毕生沉潜于“漆海”

□ 本报记者 逢春阶



乔十光先生。

乔十光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，坐在我面前，平和淡然，目光清澈。他毕生沉潜于“漆海”，以强烈的寻根意识和对大漆文化的自信，以感悟“千文万华，纷然不可胜识”之趣，以持守大漆之美，大漆之魂为己任，甘苦自知。

乔十光原名“乔士光”，因为决心研究漆画，干脆把名字中的“士”改成“十”字。在象形文字中，“十”字就是“漆”。乔十光说：“我喜欢漆！有人誉我中国漆画之父，不敢当，我不过是一个比较勤奋的漆画园丁。”

如今，82岁的他，身患支气管炎哮喘病和帕金森病，依然坚持创作。乔十光说：“我喜欢漆！有人誉我中国漆画之父，不敢当，我不过是一个比较勤奋的漆画园丁。”

2005年春，乔十光在故乡搞了一次“乡情书画展”，其中书法作品居多。那次展出，乔十光有弥补“歉疚”的意味。他说：“一幅漆画的材料动辄几百万、甚至上千万，‘劳民伤财’，送不起人，亲友们想要也张不开嘴。”

“生于牛头鼠尾，家住鲁西冀南”

1936与1937年之交，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，但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魏僧寨镇前符渡村的村民们并没有感觉，倒是一个多月后的2月3日，乔十光家一个新生婴儿的啼哭，吸引了村民们的注意。这个婴儿就是乔十光。

如果按农历算，乔十光生在丙子年的腊月二十二，时值立春。成年后，乔十光自拟一副对联：“生于牛头鼠尾，家住鲁西冀南。”后一句意思是，当时馆陶县隶属山东，后划归河北，乔十光说：“我既是山东人，又是河北人。”

前符渡村村东的河，叫卫河，是隋唐大运河的一部分。她哺育着两岸百姓，汉唐四位馆陶公主和唐初名相魏征等受惠于这方水土。值得大书特书的馆陶人当属抗战英雄范筑先。家乡英雄形象，早已化为乔十光丰富的精神营养。

乔十光的父亲乔禄德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。馆陶是有名的产棉区，乔禄德是勤劳的种棉能手。慈母王好玲，贤惠聪慧，做鞋不用样儿，剪纸从来不用描画，邻家的媳妇大娘来求她的鞋样子。童年时，乔十光看到一张张红纸在母亲的剪刀下跳荡着，情不自禁地在地上临摹。

2016年初春，乔十光有幸陪乔十光先生回到他的老家，乔先生在他曾生活过的小村里流连，非常高兴。村前有个干涸了的池塘，下面有几棵碗口粗的白杨树。他回忆说：“在我四五岁的时候，那天很冷，不知怎的，我滑到大门前的这个池塘里，幸好穿着新棉衣还没被水浸透，我漂浮在水面上，被路人发现救了上来……”

1945年乔十光上小学。叔父是小学教师，写一手很好的柳体书法。在叔父的鼓励下，他也开始描红。

1951年，乔十光考到邻县的临清读初中，美术老师李奇园的书法风格像清代的何绍基，底子是很真，乔十光又受其影响，开始练颜体。李奇园老师是画国画的，老师在黑板上用粉笔画“国画”，乔十光跟着老师用铅笔在纸上画。

济南的恩师

接到济南第七中学的录取通知书，是1954年夏天。馆陶虽地处中原，在京广京沪两条火车干线中间，却很闭塞，相距济南360里，没有公交车更没有火车，只有土公路，还要辗转好多次。父兄商量用自行车送他。

乔十光回忆：“我们早上五点钟就爬起来，哥哥驮着我行李，一路骑到平原已筋疲力尽。想转成火车但火车班次不准，无奈，只好骑自行车继续前行，骑不动就推着走，待到济南第七中学时已是凌晨两三点。”

青年学子最幸运的，莫过于能碰上一位良师。乔十光碰到了张厚进，张厚进是厦门人，毕业于福建师范学院。张老师教乔十光的时候30岁。乔十光回忆：“当时没有美术课，但我又酷爱美术，就只好投奔课外美术小组。我去报名时，没等我开口，张老师就说：我认识你。说得我一愣，还没反应过来，他接着又说，每天早晨在操场上，光着头跑步的不就是你吗？我明白了，他刚从南国来，对北方冬天的气候不适应，总是戴着厚厚的棉帽子。我当时的确剃了个光头，在张老师的眼中便成了一个不怕冷的好汉了。”

美术组一周一次的活动根本满足不了饥渴的乔十光，张厚进干脆把办公室的钥匙交给

他，乔十光中午午休时画，下午课外活动时画，星期天也画，上文化课的时候也在想着画。着魔的乔十光一门心思放在画上，耽误了文化课的学习。1955年底，他不顾张厚进老师的劝阻，选择了退学。

在卫河河畔，他一边拾柴割草锄地，一边临摹石膏塑像，学习美术理论，一边不停地画来画去。乔十光把自己的习作，源源不断地寄到张厚进老师那里。

没有苦役，便没有狂喜。1956年夏，乔十光以社会青年身份，考进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。

大漆的魅力

乔十光使用的漆，不是人工合成漆，而是天然漆，又叫大漆，土漆。如橡胶是橡胶树的树脂一样，漆是漆树的树脂。漆树生长八九年后，便可割漆，在树上割一道口，下插竹筒或贝壳，漆液便缓缓流入竹筒或贝壳内。“漆”字原为“漆”，上为木，下为水，中间左右各一撇，表示漆液自竹筒或贝壳从树上导出之状。

庄子曾做过漆园吏，在其著作《庄子·人间世》中说：“漆可用，故割之。”作为粘合剂，漆的粘性极强，因而有“如胶似漆”的成语，古代木工、木工、金工都离不开漆；作为防护剂，抗潮、防腐、防锈、耐磨、绝缘……马王堆出土的两千多年的古尸，至今皮肤有弹性，与三层漆棺不无关系。

乔十光透露给我一个小秘密，大漆还是一味中药，《本草纲目》上有记载。1972年，日本漆艺家松田权六来北京参加“日本现代漆画艺术展”，他就说：“人患了感冒，滴一滴漆到开水中，喝下去就会好。”乔十光补充一句：“记住啊，是天然漆，而不是化学漆啊。漆是黑色的，却是绿色产品，韩国在开发漆饮料，漆化妆品呢。”

与“漆”结缘

乔十光跟漆结缘，第一个激发点是所学专业要求，他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第一批学员，专业壁画，壁画是建筑的一部分，是永久性的。他牢记张厚进老师的话：“研究壁画就是研究中国的材料。”他找到了天然漆。

乔十光的独特贡献，用中央美术学院院长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先生的评价是：“20世纪上半叶以来，沈福文、李芝卿、雷圭元等前辈艺术家通过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创作手法，使中国漆艺出现了现代漆画的端倪。但是，漆画作为现代形态绘画领域的确立，还有许多课题未曾解决，正是在时代召唤着漆画从传统漆艺脱胎的历史节点上，乔十光作出了历史性的担当，将中国传统的漆艺技法与现代绘画结合起来，几十年如一日，探索漆画概念的生成和漆画技巧的完善，成为中国现代漆画

的重要开拓者。”

著名画家吴冠中说：“漆在我国传统艺术中发射的光辉享誉世界，有出息的子孙不吃爷爷的老本，如何利用漆的材料美之特色来发扬中华民族的当代艺术，这正是今日为数尚不很多的漆画工作者们努力的方向。乔十光便是其中代表性作者之一。……（他）经常围着围裙，磨、磨、磨，将他的绘画磨进了黑漆之深层。画进入了漆世界，嫁于工艺之家，于是孕育了新胎，诞生的新生儿是乔十光的，并已是属于传统的漆画的新一代。我没有漆画的实践经验，但我感到漆画的新颖之美，传统材料美中焕发了现代造型美。乌黑而光泽的漆盘、漆盒，画面像深沉的海，海底浮现出金鱼、亭台楼阁、仙山神女……世世代代都已看惯了这些程式化的精致工艺，趣味毕竟陈旧了！乔十光将现代生活引进了漆世界，或者说将漆画引进了现代审美领域。”

能不能用通俗话说“掂量”出乔先生对于漆画的分量？在看过乔先生多幅漆画之后，略有所悟。我说：“乔老，您是把附着在漆器上那些好看的花鸟、人物图案，使动您双手，不停地、艺术地‘抠’下来，让它们脱离母体成为独立的绘画。漆器上的图案，原来是配角，是一种装饰，现在它成为主角，这个主角，越来越美，有了独特的颜值，就成了一个独立的画种。”乔先生微笑着点头。

被漆“咬”了

关于乔十光立志研究漆画的细节，他的导师、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董霖先生曾回忆过当年情景：“他（乔十光）在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，对他说他想研究‘漆画’，我问他：‘你不怕漆咬？’他说不怕。我又说：‘你要研究漆画，必须下去向民间艺人们学习。’他二话没说，真的下去了。”

1962年至1963年的一年多时间，乔十光在中国漆艺之乡的福建福州，拜当地著名艺人学习漆工艺。

遇到天然大漆皮肤会红肿，奇痒，甚至起水泡，遍及全身，而且会反复发作，人们称此为“咬人”。被“漆”咬，因人而异。比如：有一对新婚夫妇，因洞房里有漆器被“咬”了；有人因身边一个挑着漆桶的妇女走过而被“咬”了；一个青年学徒，午睡时枕过以漆器做的枕头而被“咬”了。乔十光早就听说过这些传闻，并没放在心上。

那是1962年第一次进入制漆厂的时候，制漆师傅们打开一桶桶原装生漆，让乔十光看漆的色泽，闻漆的气味，一阵阵浓烈的生漆气息向他扑来。当时并不觉得，可第二天早晨洗脸时，觉得眼皮特别厚，正纳闷着，眼皮耳朵突然肿胀起来。乔十光心里纳闷：数天参观漆器车间，均无反应，为什么会突发性的出现这种现象？福州朋友说漆“咬”并不可怕，只是皮肤过敏，过几天就会好，再“咬”两三次就有

免疫性。

第二天，被漆“咬”的反应，从脸上扩散到全身，奇痒难耐，晚上睡不着觉，像小时候生冻疮的感觉一样，遇到凉的东西就缓和，于是接一盆凉水置于床边，将浸过凉水的毛巾搭在肚子上，痛痒便缓和下来，待毛巾被体温蒸干，痛痒继续发作，再敷凉毛巾……

乔十光说：“从事漆艺，大都要经过这一关，当时，我的学生程向君被‘咬’得比我厉害，一天早上没来上课，我去看他时面目全非，吓了一跳，竟忘记他原来长什么样子了。”

用蛋壳在漆上“造”房子

《鱼米乡》是乔十光在福建创作的漆画处女作，也是中国第一张现代漆画。这是他在学了一定的漆艺技法之后，经过反复酝酿试制而成的。《苏州风景》是乔十光1963年的另一幅特别之作。黑屋顶、白粉墙，黑白相间参差错落的江南民居激发了他的灵感。

他先是用钢笔画出淡彩，再“翻译”成漆画。如何调动漆画的艺术语言呢？作黑屋顶对于漆画并不难，因为漆长于黑，但白墙就不同了，于是乔十光想到了漆器装饰中的贝壳镶嵌，手头没有鸡蛋壳，便用鸭蛋壳“盖”起了房子。蛋壳不仅给漆画带来了可贵的白色，其温和朴雅的龟裂纹，也有独特的天然之美。用白色蛋壳镶嵌白墙，效果直观。

为求画面的和谐统一，本来不是白色的石拱桥也用鸭蛋壳垒成，连石子路也用碎蛋壳铺就而成。若干年后，乔十光说起蛋壳镶嵌，还发出这样的感叹：“蛋壳镶嵌在现代漆画中屡建奇功。它像太阳一样照亮了黑漆的世界。它的跳动的白色和令人玩味的天然纹理，有时竟成了画面的主角。无论是贵重的玉石，或是廉价的蛋壳，关键在于合用，在于它自身的材料美感，而不在于它的物质价值。”

在《苏州风景》这幅画中，天和水是令乔十光颇费周折的地方，他先是用黑色，但黑漆与白蛋壳的黑白对比太强烈，与江南情调不符，后为绿色，又觉得太俗，最后改用银色，才终于收到了理想的效果，形成了乔十光水乡漆画的模式：黑漆屋顶、白蛋壳粉墙、银天银水，局部细节真实、整体画面虚构……

公共建筑的标志艺术

1977年，乔十光接受了领导安排的创作漆画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》的任务，他与学员们一起赶到广州写生，寻找灵感。

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原来是一座红墙黄瓦的古旧孔庙，在现代化都市里的这座小建筑，显得破败不起眼，就古庙本身来看，跟革命圣地沾不上边儿。如果照实而画，平均用力，主题就不突出，幸好门前有两棵木棉树，树枝横伸如臂，花朵肥大鲜红如火，又称英雄树，可否在树上做文章？但这两棵树并不高。乔十光站在那里反复构思，最后决定把两棵木棉树夸张，置于前景，挺拔的树干像刀枪，浓艳的红花像火焰，与院内的其他树木连在一起，把古老的建筑掩映在红花绿叶丛中，只突出前景的石牌坊，中间是毛泽东同志住过的卧室以及远景的讲堂。长高加粗了的木棉树，在前景的矗立，不仅削弱了古庙的陈旧感，也增强了作品的思想内涵。这个大胆的创意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。

乔十光带着以黄时中为首的五个学员历时50天完成了巨幅漆画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》，这幅画三点二米长，一点六米宽，成为难得的漆画精品，陈列在重要纪念馆所。

乔十光的漆画散见于好多地方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，北京国际俱乐部的漆壁画《长城》《松鹤图》，首都体育馆贵宾室的四幅漆画《韶山》《延安》《井冈山》《北京》，首都机场的巨幅漆画《南海落霞》《荷花》，石家庄火车站的巨幅漆画《蓉荫》，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的巨幅漆画《桂林山水》等，都出自乔十光之手，成为公共建筑的标志艺术。

发明“铝箔粉罩漆研磨法”

我参观过乔先生在北京的工作室“大漆园”，跟我想像的不一樣，漆画工作室，简直

就是一个小工场。原来，漆画的诞生要比国画、油画复杂得多。需要自己研制染料，甚至加工漆板。小工场里还必须有一个特殊的空间——荫房，它里面要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。因为大漆的干燥不是蒸发水分，而是靠氧化，要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才能顺利进行。所以说，荫房可谓是漆画的摇篮。

“文革”中，我做了逍遥派，一个人躲到阜城门外二里沟，为首都体育馆制作了四幅“革命圣地”漆画。在制作过程中，我对人物表现技法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：从色漆打底到透明漆打底；从用金粉、银粉铺垫到用铝粉铺垫；从色漆覆盖到透明漆覆盖……经过无数次的试验，无数次的失败，终于找到了表现人物肌肤明暗的方法，这种方法被称为铝箔粉罩漆研磨法。即在铝箔粉上罩漆再研磨，由于漆的半透明性而呈现明暗层次，这就解决了表现人物的难题。这个难题的解决是从学习越南漆画的人物使用银粉开始的，但经过摸索，发现铝箔粉颗粒比银粉具有更强的肌理感。”

“铝箔粉罩漆研磨法”突破了传统的平面装饰的局限，融进了西洋绘画的明暗造型法则，使漆画具有了极强的写实能力。它不仅适用于人物，也可广泛应用于风景、花卉题材中。

用大漆讲述中国故事

1986年10月，乔十光带领中国漆画艺术家去苏联访问。苏联著名版画家比米诺夫教授说：“中国艺术家运用材料的独创性和工艺技术的丰富性，使我非常惊奇……运用材料和技术也是艺术。”苏联雕塑家米哈廖夫特意为他塑了半身石膏像，并镌刻着：“中国漆画之父。”

1989年5月，乔十光应邀在日本东京都日中友好会馆美术馆举办了个人漆画展。40余幅漆画作品引起轰动，在日本掀起一股乔氏漆画热，日本《读卖新闻》盛赞是“漆艺园中一奇葩”。

乔十光从事漆画，曾经受到越南漆画的启发。1997年12月，乔十光担任团长，带领中国美术协理组织的中国漆画代表团访问越南。1999年9月，乔十光去越南河内参加了“中国漆画展”，完成了一桩夙愿。

病魔让他成了“漆佛”

作为现代漆画艺术的开创者和践行者，乔十光既是一位漆画艺术、技术理论的集大成者，也是一位在漆画教育、教学上创立了系统的卓越的艺术教育家。培养漆画人才、创作、讲学，乔十光先生太累了，积劳成疾，身患支气管哮喘病和帕金森病。造成疾病的原因，不可否认与他从事漆画创作有关系。

有一种合成漆——聚氨酯，其特点是耐磨、透明、易干，还可与天然漆混合，从而淡化天然漆的红棕色，调出高纯度、高透明度的彩漆，但这种漆含有苯、甲醛等有害元素。乔十光在早年就接触、使用过聚氨酯，微有不妥，但他当时年轻，不在乎。1977年，他做漆画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》时，使用聚氨酯，引起咳嗽，但并未引起他足够的重视。

大病折磨着乔十光，摧残着他的肉体，但是，大病也让他的思想格局更加豁达，有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，暮年变法，病魔让他悟透了生死，我们从他画的题材就能看得很清晰。藏传佛教里有这样一种说法，佛要是没有魔的缠绕永远成不了佛，是魔成就了佛。病魔让乔十光成了“漆佛”。

乔十光在《我的黑色情结》一文中说：“中国漆艺的历史就是不断地征服漆黑与屈从漆黑的历史……人到老年，心气渐平，火气渐消，想得更的是如何认识大漆，认识漆黑，服从漆黑。”我曾三次拜访乔先生和他的工作室——大漆园。最爱听的是乔先生背诵唐代诗人王维的五言绝句《漆园》：“古人非傲吏，自阙经世务；偶寄一微官，婆娑数株树。”

大漆园里，18年前栽下的漆树，如今已亭亭如盖，沐浴在日月光华中……

■ 责任编辑 郭爱凤